

山神水鬼

郑九每天扛枪入林，沼泽瘴气吸多了，让他的神情仿若鬼魅附体……

许裕全

著



千秋
文学
69



大將出版社



文学
69

大将出版品第366种

山神·水魅

作者：许裕全
题字：许裕全
封面概念：龚万辉
封面设计：Aftersix Design Studio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总编辑：徐婉君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PERN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68000 Amp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第1版第1刷：2011年8月13日

定价：RM 24.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许裕全，1972

[Shan shen shui mei]

山神水魅 / 许裕全

（千秋文学：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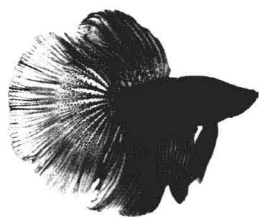
ISBN 978-983-3941-93-3

1. Chinese fiction--Malaysia. 2. Malaysian fiction (Chinese).

3. Short stories, Chinese—Malaysia. I. Title. II. Series.

895.13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饲养池里种满了布袋莲。

饲主说，每一株布袋莲底下是一只只斗鱼吐气筑泡的国土疆域，谁也侵犯不得。

等到布袋莲开绽黄紫花朵，也就是斗鱼展露雄赳赳悍本色的时候，那时，它们就被各自捞起豢养，离池后丧失记忆，彼此轮回在无止尽的宿命缠斗中。

原来，斗鱼的成长期可以是这么标记的。

一株布袋莲的开落，注记一代斗鱼的生命周期。

我以为我洞悉了天机，亢奋狂躁，诸神的巧智慧心，被我懵懂窥略一二，至此便又觉得自己有慧根灵性，可以通幽冥抵魅域，暗自窃喜不已。



目录

7 山神

村里耆老说郑九窃走山瑞，山林盗取他的元气，两不相欠。大自然冥冥中事事环扣相生，拿了就要还，只是硬颈铁齿的郑九不信邪，还无厘头的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9 女猪

倔强的牛脾气，惹人发毛的牛性子。阿春嫂怨道，难不成我命生歪了，今生败落至此给一头母猪当下人使唤？让外人看了这薄脸往哪儿摆？

水魅 35

它们常于雷电风雨交加时，借昏沉暮色薄光或烟雾遁隐，越过沼泽，甚至于润草莽林地，从一处栖息地迁移至另一处，嗜食腐烂微生物，生殖繁衍，循环孳造新一轮食物链，统领河域版图。

45 闯芭

一路上多曼清澈透明的眼睛萦绕在脑海不停的向我逼视。我的一丝悔恨还遗留在米娜的身体里；米娜唯一的希望却被四道胎痕无情的辗过去。

河杀 55

当我疲惫的拉起战利品，惊讶失言。发现那条被我拉起来的鱼，鱼嘴张合着，但自腹部以降却不见了，留下一个不规则齿印、恐怖的血盆缺口，仅剩半截躯体作垂死挣扎。

63 海猎

我如梦初醒，好像自黑暗中不经意遁入一个陌生的时空，一睁开眼便已身处海洋浩瀚的战域，耳边仿佛有鼓声咚咚直往心门擂打着。

梦过飞鱼 73

没有人知道，飞鱼的习性是否与星宿交替、潮汐起落有何关系。我想这大概便是飞鱼的生活方式，无所谓选不选择、爱不爱的问题。在水平线高涨的时候，潜泳着不可预知的命运……

95 海颤

看着新闻我因而猜想这只原不该张扬的鬼鱼，它的出现，像是某种远古难解的密码讯号，触动了老渔人心底莫名的恐惧与惊悚。

招魂 105

我们转舵，打风雨中再度驶向乌秋落水的海域附近搜索。当最后一艘协助打捞的渔船靠拢过来，船主摆起频频挥动的手表示一无所获时，我们的心即刻冻结成冰，沉到深邃的海底。

117 御河之神

坑口的深处仿佛衔接着另一个世界，一个山川河岳海市蜃楼的梦幻国土，黑将军钻进瓶后阒黯的无有之乡，头也不回的化作流萤摇摆尾鳍游遁无踪，徒留一瓶水的银光泛起。

161 附录 163 后记

山神

郑九每天扛枪入林，沼泽瘴气吸多了，让他的神情仿若鬼魅附体。村里耆老说郑九窃走

山瑞，山林盗取他的元气，两不相欠。大自然冥冥中事事环扣相生，拿了就要还，只是硬颈铁齿的郑九不信邪，还无厘头的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据说要击毙三百台斤的大山猪，单靠普通霰弹枪是不够的。

必须在枪口置入一枚老山祖母玉，然后在山猪俯冲过来时抵住它的天灵盖，扣下扳机，弹药轰去，霰弹挟带玉石的威力，像燃烧的火球瞬间爆破山猪的头盖骨，留下致命的血窟窿。这不是狩猎的单纯规则，那是猎人与野兽无有回旋空间的交集，对峙双方只有一次机会，以定夺数秒后躺在血泊里的，是猎人还是畜牲。

然而这样的画面，即便郑九毛骨悚然的想着，穷其一生他都不能遇到。山林已经被人刨空，别说三百台斤，现在的山猪能苟活到一百台斤的，已是神兽了。

于是，他只能对着老村长嵌在墙壁上那副向上拱起的大山猪獠牙标本无限遐想。每次穿堂瞥见，唉唉叹息，獠牙总是撩起他心底隐隐相逢恨晚的遗憾。

旋即他又狐疑，三百台斤，可能吗？那可是二条精壮汉子的体重耶！他心里暗忖：骗肖做假的啦！这体积重量要不灌了水，不然就是把水牛当山猪。当下向朋友打赌一箱啤酒，挑战说令伯虚活了这么大什么林鸟没见过？将食指伸直，硬邦邦的往桌沿笃笃笃响亮的敲了数下，嘿嘿嘿，狎邪的说，若是谁能抬一头二百台斤重的山猪出得山来，令伯



我的老二切下几段给你们爆炒姜丝下酒。

郑九的老二，纵使剁成肉糜大伙都没兴趣。但对山神不敬，大伙却反应过度，扫扫耳朵当做有听没有进。亵渎山神，会触霉头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尽管郑九像苍蝇一样忙碌的从山林穿进穿出，但都空手而归。朋友讥笑他，令伯啊，今天又带两梳香蕉出山来啰！

郑九无奈的说：山空了，早就被挖干掏尽，总有一天山神连我都给收了。随即拿起脖子上挂着的一截老虎牙打磨成的弯月型坠子，抠剔嘴里的菜余肉渣。

大家都说郑九是天生的猎人，他有双大脚板，覆盖厚厚一层粗茧，是荆棘石砺粗藤打磨出来的真

蹄，踩在山丛草径，所经过处都结结实实的刨出了一坨坨禽兽脚印，深沉有力，仿佛巨人穿行大地无以为凭，于是就盖上了戳记图章，几场落山雨都洗扫不掉。所以有人说要是谁谁在山里迷了路，别慌，低头寻觅郑九的大脚印走着走着就可以出得山来，比望北斗星放狼烟更加有效。

至于他的身材就更别提了，贲起的二头肌鼓溜溜的，稍一使力便有老鼠来回跑动。一众妇女巴眨着羡慕的目光，跟在背后掩嘴意淫的笑说，郑九啊最男人了，除了胆生毛，腹部的肌肉还硬得像洗衣板一样，若能在他身上这么上下来回搓动，包管什么烦恼啊，污垢啊，都能彻底清除了。

然而听说郑九出生时像猴崽子，眯缝眼线咿呀微弱哭得像猫叫，五官出奇的拥挤，腾空过多的脸颊荒废着不用，多余得让人想把他那小眉小眼往两旁拨去，免得一张脸横竖看都像发坏掉的米龟糕。

郑九的母亲以为他终究是养不活了，当下就在围观人群前捶心剝肝哭爹喊娘说这是穿山甲幽灵投胎转世报，好好的一个孩子被诅咒成了一头獭，将来说不定还得四肢着地爬行乞食呢！

村人看了这孩子心里也毛毛的起了疙瘩，频频摇头难于形容的丑，但还是言词闪烁的客套了些许大慈大爱的话语来勉励开解眼前这个残败难堪的妇人。郑九的母亲当然嗅闻得出周围绷紧诡谲的气

氛，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股疯劲冲上来便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双手不由分说直直往猴崽的脖子掐下去，机警的大人随手一抓，就把襁褓里的小肉球给提了起来，捧在怀里呵护着。现场一阵慌乱，这边劝导那厢责骂，窸窸窣窣的交换了几轮口舌后，顿时化解了一场人伦大悲剧。

郑九的母亲被数双手按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噙着泪，把下唇咬破了血口，算是清楚且妥善交代了自己原先要抛弃这孩子的初衷，要怪就怪大家舍身成全了她这个满腹委屈的苦命女人，扭转了这戏码，她唯有硬撑着扛起，把结局好好的演下去。

稍晚，郑九的母亲余绪尚存，哭闹倾泻一阵，风停雨歇，也就认真思考小猴崽的未来。她想到他排行第九，就叫阿九吧，狗跟九相同叫法，好饲养，他能存活下来，一暝半寸也就无所谓了。

事过境迁，郑九的母亲也模糊了当年生下郑九时呼天抢地的诅咒与绝决，还是一样野味山瑞当日常，长长一串食物链，蜥蜴豹熊蛙鳖猪蝠狸，尽数轮回在这对母子的肚腹里。谁也没料到这么多年来对郑九阿狗的叫唤，竟活生生的把一头狗给养成了老虎，骁勇强悍，家犬升天进而统驭一座山林，改变不可谓不大。

但郑九的一举一动，都还是村人口里一截咀嚼不烂的菜尾仔根。一个不坐浪讨海的男人，特立独

行得令人无法忽视，背着一把猎枪，老款一发八火的霰弹枪，赤膊赤脚趴趴走，多余得让人心惊。村里耆老看他这副德行，眼皮直跳，劝诫说，阿九，留一条好狗命享晚年吧，枪杆子吓得了走兽，压不了山神啊！

每每郑九从村口那间破旧咖啡店前走过，就有人高声喊道：山老虎，要到哪里？话才刚落下，人群中便有人附和，在家打母猪，上山打山猪！空气里爆开一阵嘻哈嚣叫的声浪，弄得咖啡店锌瓦片微微一颤，尘埃抖落，木头骨架吱嘎吱嘎作响的仿佛快要解体散掉。

郑九回过头，哇的一声张口，门牙脱尽仅剩犬齿上下咬合，一副山猪咬磨泡沫的猥琐模样对人群吼了一声回敬礼，当下把囡囡吓得飙泪。

这样的戏码，每天都要上演一次。甚至谁先抢了插头香，便觉光荣得不得了。村里人都说郑九不是人，是山里的瘟神，有三粒卵葩才能生就这样一身毛胆，山禽无论跑跳飞的，方圆数哩，一旦被他的电眼雷达扫到了，枪口准星扣锁，砰砰砰！没有不饮弹倒地的。

尤其黄昏天色将暝之际他踱进更深的山林腹地，时值果蝠出洞觅食，黑压压的从四方八面成群扑翅头顶掠过，晃荡咿喻的音频，眼前天色如伞盖倏忽笼罩，他随便举起枪首扣下扳掣，头也不抬，

就抓准那个时机，拦截一队花式演练的空军队伍，总有几只遭突袭坠机掉下，他抓起果蝠收拢的羽翼向两旁撑开，足足尺多长，与身躯不成比例的大，夜里生火烤了吃，真腥，后来发现淋上黑狗啤酒，味道像南乳排骨。如此这般无心被打落的还有笨拙的山鸽斑鸠野鸡，大多被惨轰成窟窿，经炭火一烤，送进嘴前还闻得到弹头的烟硝味。

后来发现山瑞野味卖钱，郑九也就继续变态下去，并且一再的拓展深入狩猎的腹地，同时瞄向更危险暴戾的猎物身上。

向郑九收购野味的老板也说，郑九他真的不是人，一入了山便蜕变为兽，借树影叶丛掩护，凭嗅觉追猎野禽踪迹。跟别人不一样，每一只被郑九带出山的野兽都干净得好像被预先放了血，尸体完全不带有动物残留的尸膻味。尤其山猪，每头都是喉管中弹，枪法奇准，近距离枪决似的。

然而，山林毕竟暗藏幽魅鬼祟，村人敬山避水，不敢放胆趋步靠近，唯有郑九，活得还真像一头兽魔一样，出入无间。这一生，郑九都在向山林下战帖，就一把山猪枪一排霰弹，这么多年来便绑架了整片山林。

曾有那么一回，郑九卯上了一头山猪公。在灌木丛里的下风处，山猪公专注的翻拱埋在土里的寄生物。郑九行经，一股浓稠的猪骚味飘荡过来，蛇

一般缠住了他灵敏的鼻翼。他停下脚步，远远瞥见凌乱树影交错掩护下，一头体型庞大的老山猪，蹄膀粗壮，鬃毛粗糙如刷子。他本能的竖直毛孔，掺杂着兴奋和恐惧的心情，尽力缩身躲藏在树影后，屏息观望。

时间流逝，光影自山猪公身上缓缓移动，少了些许戒心。郑九悄悄上膛，调整托枪的姿势，对准山猪上下低头拱土的姿势，扣下扳机，轰！一阵烟雾犹未消散，山猪已循声冲到了郑九跟前，挡住了他所有视线，俯首用獠牙猛力一拱，郑九感到手背肉一阵麻，低头一看被刨出了一条血沟，也顾不得痛，随即转身避开了它连串侧身攻击。

趁着山猪公回身打转，他站起身，重新上膛，就在山猪公再度侧袭之际，迅速的往山猪公狭长的天灵盖补上了一枪，霰弹里八发子弹其中四发就像骰子点数般，烙花在山猪公的额头上，打出了血印子。

山猪公受挫仰退、倒地，后蹄踩空，挣扎嘶吼数下、翻身，应声弹起，还没来得及施展亡命攻击，郑九便从容的往它脖子处补上了一枪，切断大动脉，鲜血顿时喷洒如注，抽搐一阵，咕噜闷声不再动。

郑九每天扛枪入林，沼泽瘴气吸多了，让他的神情仿若鬼魅附体。村里耆老又说话了，说郑九

窃走山瑞，山林盗取他的元气，两不相欠。大自然冥冥中事事环扣相生，拿了一斤就要还十六两，只是硬颈铁齿的郑九不信邪，还无厘头的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次午后，郑九照例背枪入山林，空气里混杂着泥土青草蒸腾的热氲，闻着让他舒坦。走着走着见不远处草丛崩开一道裂缝，跑出一头山猪，口里衔着棕油果没来由的乱窜，郑九举枪扣下扳掣轰了一发霰弹，山猪中弹倒地，咆哮一声挣扎爬起再逃逸。郑九有些纳闷，这跟往常负伤的山猪会死命抵抗的情况不同。

郑九循草径血迹，找到山猪藏匿的草丛，小声讪笑这头无知的山猪真的笨到了极点，这不叫做茧自缚吗？以为躲在安全的所在，孰不知更大的灾难就在外面等候着呢！郑九心里得意着，像老虎逗弄折磨爪里一头垂死的猎物。然后他举起枪杆，拨开草丛，吹了高低两声口哨，像在问：你还在吗？

就在这时，郑九脑门一阵雷轰，双脚颓软。

那头亡命狂奔回巢的山猪，原来是一头正值泌乳期的母山猪，气喘吁吁的躺在那里给五头小猪崽哺乳。清晰的弹孔散布在它起伏的身体，像是会喷射血浆的火山口，温热的血随着小猪崽的吮吸，时儿急速时儿舒缓的沁流出来。血液与乳汁搅和混淆，腥膻的味道更浓更稠了。母山猪呻吟嗯嗯的闷

叫着，不时抬起头，望向他，黑白溜转的眼珠子像是对他乞怜，宽容多一些时间，让它最后一次给猪崽哺乳。

郑九别过头，他最怕与垂死的兽对眼直视，也不愿过分解读，一只垂死猎物所要暗示的，过于巨大的痛苦和隐喻。

然而夜色渐渐暗了，像无数的蝙蝠展翼遮住了天空的光线。山林笼罩在一股挥之不去的死亡氛围里。母山猪的身体停止了抽搐，肚腹像是被猪崽吸干似的，凹陷下去。狩猎多年，郑九的经验告诉他，尚未离乳的小猪崽，根本无法在没有母山猪的照料下存活，它们像是一片片幼嫩的肉，只怕翌日一踏出窝巢，便会被其它猛兽叼衔在嘴里了。

郑九没得选择，他利落的将霰弹上膛，咔嚓，对准猪仔一把轰过去。猪仔挨了子弹，身体只闷声抖动了那么一下，便无有哀嚎挣扎，像是子弹射穿布娃娃一样，不痛不痒的堆叠在静止的母山猪身旁，待烟硝味散去，一切又恢复平静，像熟睡不醒的婴孩。

然而郑九内心却不平静，他忤逆犯禁了猎人的潜规则：不得猎杀稚龄幼兽、不得猎杀哺乳母兽、不得断绝兽源。他也想起，这一生中从没遇过的三百台斤山猪，那是他福浅命薄。

这些，都离他好远，他感到背部凉飕飕的，好